

xinli congshu  
心灵丛书

# 父亲的雪

F U Q I N D E X U E

马金莲◎著



YZLI0890122656

一本饱含西部乡土精神诗意的小说集  
一部记述西部乡心灵变迁的心灵史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 父亲的雪

马金莲◎著



YZLI0890122656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父亲的雪 / 马金莲著. — 银川: 阳光出版社, 2010.2  
(2011.3 重印)

ISBN 978-7-80620-562-4

I. ①父… II. ①马…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27541 号

## 父亲的雪

马金莲 著

责任编辑 戎爱军 王佐红  
封面设计 勉思维  
责任印制 郭迅生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阳光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yangguang@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捷诚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07631

开 本	720mm × 980mm	1/16	印 张	22.25
字 数	350 千		印 数	2001~5000 册
版 次	2010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20-562-4/I·97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出版前言

“新绿丛书”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主持策划，于2001年开始出版的以宁夏作家作品为内容的系列文学类图书，截至2005年年底已连续推出三辑。其中《马鸿逵传》已经再版，《花旦》《白衣宰相》《花逝》等作品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丛书的出版，既丰富了本地区的文化生活，又为宁夏的文学创作发掘了优秀人才。

为弘扬先进文化，培养、扶持青年作家创作，2009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重新启动“新绿丛书”出版计划，并由黄河出版传媒集团阳光出版社出版。入选作品以近年来创作的优秀中篇小说为主，贴近生活，弘扬主旋律，是人文性、时尚性俱佳的图书，展示了宁夏文学创作的新风貌。

## 序

### 纯真的目光

#### ——关于马金莲和她的小说

●李进祥(回族)

马金莲是一个撞入我视野的作家。2005年年底,当我第一次在《回族文学》上读到她的小说《掌灯猴》时,就感觉这个刚二十出头的女作家,有着让人不敢小视的创作实力。小说《掌灯猴》发现(我这里说“发现”是以前真的很少有人写过)了一种人,就是生活中的配角的配角,一个给做嫁衣的绣女掌灯的女人,写出了她的生存状态和人性心理。这是一个重复了又重复的写作时代,发现一种普遍的人性心理或生存状态,对于成名的大作家都是梦寐以求的。在马金莲,应该算是妙手偶得。记得我读完《掌灯猴》时,感觉竟颇为复杂,有震撼、欣喜,说实在的,还有些妒忌。我也曾有过类似的构思,没想到她先写出来了。

我有与马金莲类似的写作构思,是因为我们生活的地方都差不多,相距也不过一百公里。她在西海固,一个不长粮食,但长作家的地方。我在同心,一个比西海固更干旱的地方。虽说相距不远,但与西海固作家交往得不多,只是彼此关注着对方的作品,算是神交。见到马金莲,也是2007年冬天了,在银川召开的一个会上,没顾上多说话。2008年又见了一次,交流得也不多。我本来就自闭,不爱凑热闹。马金莲也好像不爱红火,文学圈的会都很少参加,默默地固守在一个偏僻乡镇,工作、生活、写作,睁大着一双纯真的眼睛,关注着村庄里的事,家长里短,鸡毛蒜皮,还有隐藏在其中的悲喜交集的人生。在读马金莲的小说时,我以为她有一双很大的眼睛,见到的马金莲却细眉细眼,眼仁黑亮得像孩童。

实际上马金莲一直在用一个小女孩的目光注视着,她的许多小说,比如《羊头》《蝴蝶瓦片》《古尔巴尼》《巨鸟》《父亲的雪》等,都是用小女孩的视觉来写的。这种独特的视觉,使她在西海固作家中有了迥异的风貌。同样是写苦难,在马金莲的小说中,却有一种阳光照耀着,童心的阳光。作品也显出绚丽的五彩。在孩子的眼睛里,生活总是美好的。在我们童年的记忆里,所有的苦难都有甜蜜的成分。她的小说中经常有笑出现,“她忽然笑起来”“笑着笑着忍不住笑出了声”“让



人感到有些好笑”“想想那样的情景真会让人忍俊不禁”。读这样的句子，真的会让人忍俊不禁。但轻松地笑过了，用马金莲小说中的话说，“笑着笑着，就笑不出来了，慢慢地感到了害怕。往深处想，冷汗潜潜地下来了”（《古尔巴尼》）。悲喜交集，才真是痛彻骨髓。这样读进去，也才会感受到这个80后的碎女子，有着超乎我们预料的丰富与深刻。

马金莲的小说中，有一小部分用的是全知视觉，也都取得了成功，还被全国性选刊和选本转载了。如《掌灯猴》《碎媳妇》等。虽说是全知视觉，但由于叙述语言的一致性，我们还能感觉到有个小女孩的影子。只是在《碎媳妇》中，小女孩长大了，嫁人了，害口了，坐月子了，成了一个叫人心疼的碎媳妇。小女孩有着回族女人特有的隐忍、柔顺和知感，像她的名字雪花一样，让人想捧在手里，含在嘴里。《掌灯猴》中陈丰年的女人同样是让人心疼的，尽管她那么丑，只是个掌灯猴，但作者用小女孩柔软的心在描述，也使读者的心变得柔软，对那个只会掌灯的女人满心同情，没有一个读者忍心揭破那个丑女人编织五年的谎言。

奇怪的是，马金莲还写了很多的丑女人、丑男人、丑孩子、丑风景、丑地名。“母亲的身子在我们眼里膨胀起来，像一只奇怪的羽毛蓬张的大鸟。她的面目丑极了。”（《羊头》）“牛旦妈是个矮个头，扁担一压上肩就气喘吁吁。”（《古尔巴尼》）。她写了哑巴、秃子、瘸子、矬子，有篇小说的题目干脆就是《丑丑》，甚至在创作谈中提到的一件小事：“上庄一家人在为儿子准备结婚……儿子个头矮小，嘴脸丑陋……那媳妇我见过面……腿上有病，走路一瘸一拐，见了人不打招呼，连笑一笑也不会。”马金莲有这样的审美追求，叫人有些揣摩不透。西海固一带回民有种说法，身体残缺的人更接近真主。造化是公平的，缺一样的就会给补一样。马金莲传达给我们的，也许是这个意思，也许还有更多的内涵。

马金莲的小说中还有许多不可解的、类似魔幻色彩的元素。最典型的是《蝴蝶瓦片》，老刀和小刀两个人物具有魔幻色彩，蝴蝶瓦片能引来雨水具有魔幻色彩，小女孩与粮食的交流同样具有魔幻色彩。有人会认为那是模仿，甚至马金莲自己也会认为是模仿。其实不是这样。马金莲是个回族作家，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她和我生活的这块旱塬，是回族聚居的地方，有着浓厚的苏菲色彩。苏菲的神秘与南美的魔幻有着惊人的相似。包括张承志，包括石舒清，很多回族作家的作品中，自觉不自觉地、或多或少都具有这种色彩，与信仰的光芒一同构成回族

作家的特质。

回族作家还没有形成一个流派或团体,但回族作家之间的互相认同和借鉴是存在的。马金莲就毫不掩饰对石舒清的崇拜,甚至是模仿。和石舒清一样,马金莲的小说语言也是细腻、温婉、弥漫的,但石舒清走向了深邃,走向生活和人生的深处,语速显得沉稳、从容。马金莲的语言却有一种奔跑的语势,可能与年龄有关,也可能与她的成长记忆有关,“记忆里我一直在奔跑”,马金莲自己说。也有一些看似安静的描写,但语言在跳跃,像小女孩在跳方、跳皮筋,身子轻灵得像燕子,还有小鸟一样清脆无忧的笑声。马金莲的语言很富有灵性,“一颗麦子在我脚下挣扎。它用无望的眼睛看我,它不说乞求的话……其实它们是可以哭上一场的。我们遇上了不顺心的事,实在过不了那个坎儿,就哭一场。偷偷哭也行,放开了声音也罢,没有人会笑话的”。“尘土在脚底乏乏躺着,昏昏欲睡。似乎连日来的烈日暴晒,它们也不堪干渴奄奄一息了……我早就熟悉黄土地脾性。尤其是铺在路面上的软乎乎的干燥黄土。它们静静伏着,只是一个假象。它们随时会苏醒过来,以无比轻盈的身姿飞舞起来,把世界弄得尘烟弥漫,让人呛得灰头土脸……”大量这样的句子,具有通灵的意味,给人阅读的快乐。

小说是语言的艺术,在当今小说语言普遍干瘪的情况下,马金莲的小说语言让人耳目一新。读这些句子,还有读萧红《呼兰河传》的味道。我不知道马金莲有没有读过萧红,但可以肯定的是,她和萧红一样,都有无法埋没的写作天赋,都有一颗敏感善感的心,有一双童稚纯真的眼睛。也许她能取得萧红一样的文学成就。这也算是对她的期望和祝福。

2009年8月1日于同心

## 目录

序 纯真的目光 .....	李进祥(回族) 001
父亲的雪 .....	001
碎媳妇 .....	021
掌灯猴 .....	038
春风 .....	046
丑丑 .....	068
永远的农事 .....	082
蝴蝶瓦片 .....	102
糜子 .....	123
搬迁点的女人 .....	140
墨斗 .....	160
发芽 .....	170
少年 .....	185
巨鸟 .....	201
风痕 .....	215
富汉 .....	230
细瓷 .....	241
六月开花 .....	260
窑年记事 .....	269
庄风 .....	287
流年 .....	304
早年的收藏 .....	315
五月散记 .....	321
远处的马戏 .....	331
光阴 .....	337
前方的幸福(代后记) .....	342





## 父亲的雪

记忆里那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场雪。

雪花变换着姿态在半空肆意舞蹈，舞出世上最好看最难模仿的舞姿，然后，无声无息地落到地面上。路旁的白杨树肯定在我们不注意的时候，将身子一再蜷缩，打出一个个无声的寒战。在大冷的寒冬，它们才是最贫穷的，连件御寒的衣衫也没有。那些葱绿了一个夏天的叶片，一到冬天就纷纷逃离枝头，叛离树身。大树没有长腿，无法走路，也就无法躲到可以避寒的地方。在漫天的落雪里，道旁的白杨，尤其显得孤零，苦寒。它们的身影，使得漫天的风雪显得更无情更寒冷了。一切都是被遗忘的，无人想起的。

一年四季忙活的农人们，趁着这场大雪能歇缓几天了。在严冬里，焐在土炕上歇息，真的是一件最最舒服最最幸福的事。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我们这里的人连一天也不能闲下来的。春天耕种，乏牛乏驴在鞭子驱赶下把每一个山头山洼山脊梁儿走遍。它们身后拖着沉重的犁铧，最后跟着扶犁的男人。男人后面，是衣衫褴褛的女人，女人们小心地把各色种子撒进身下的土地。她们总是趁人不备，将粮食塞进自己的大口。她们饥饿的大口，简直要把盛粮食的木升子吞下去。大家的眼睛是贪婪的，更是饥饿的。队长对这些情况了如指掌，却是大伤脑筋，甚至伤透了脑筋。各种各样的，人的脑子能想出来的法子都用上了，还是无法有效制止大伙偷咽种子的举动。在众多方法里，最毒辣的一招，是把人的尿液拌在种子里。队长将他家一夜的尿液接在一个大木桶里，晨色朦胧中，将那桶尿液当着大伙的面哗地倒进粮食里，搅拌几下，才开始种。黄乎乎的尿液，看得人直泛恶心。大家暗暗咒骂队长那个肥婆娘。这么骇人的主意，除了他那个婆娘，谁还想得出来呢。然而，耕种一会，日头冒花子的时节，肠胃终于禁不住粮食的诱惑了，有人悄悄把粮食灌进嘴里，忍着恶心吞下去。撒种的女人一个个这样干了。大家干脆放开了，粗糙的手掌将粮食狠命搓搓，似乎这样就干净了，没有尿



臊味了。同时议论几句队长的肥女人，那个让大家尝她尿尿的女人，这会子肯定在吃早饭。她干的当然是最轻的活计，在伙房当炊事员。队上最轻省最有油水的活计就是队长，保管员，饲养员，炊事员。

本来我母亲还准备在王家多坐些日子，她想等我和哥哥稍微大一些了再走。她的三个娃娃确实太小。大姐十一，哥哥八岁，我是她生在王家的最小的女儿，刚好五岁。我五岁的这个年头，母亲还在王家搞劳动。偷吃拌有尿尿的粮食的女人里就有我的母亲。那个高个子，显得单瘦的女人。母亲是个喜欢热闹的女人，她的嘴一刻也不愿意停止，总是在说话，和女人们说各种各样的耍话。没有了男人，母亲还是爱说爱笑的样子，本性一点没改。女人中就有人议论，说这个女人肚量大得很，惊人哩，离了男人日子还在往下过，咋就没见她垮下来。

日子当然得往下过。母亲回绝了那些不断上门的媒婆，她说不跟人了，这辈子不出王家的门了，守着娃娃过呢。

母亲没有守住她的诺言，很快就跟人了，并且离开了王家坳。

种完麦子种豌豆，然后种胡麻种苜蓿燕麦洋芋糜子荞麦。等到把四下里的山头全部种完，已经是四月锄草的时节了。夏季更是忙。收割的活计一直持续到深秋。碾场的事推迟到冬天。大家在雪窝里抽出麦子，摊开在集体的大场上，老牛乏驴拖着碌碡，吱吱咯咯几乎响到老历年跟前去。过了农历年，又得动弹了——背粪。所有的农家粪土都得由人力背送到各个山头。一个冬天都别想消停了。我们盼望下雪，下大雪，大得能把世界淹没的雪。大雪天队长不会吹着哨子喊出工了出工了。下雪的天气里，大人和娃娃都是自由的。

我就是在这些自由的日子里去了趟母亲家。是巴巴送我去的。巴巴要去他的丈人家，顺便把我捎在毛驴的背上。毛驴的蹄子踏在雪上，咯吱咯吱响，响声匀称有力，像精心敲出的鼓点，好听极了。巴巴是个爱说笑的人。刚上路时我们什么话也没说。耳边响彻着雪落的声音，驴踏雪的声音。巴巴在拼力打驴，只怕雪下厚了路面打滑。二娘的话一直在我心里翻腾。临出门，二娘为我换下烂成线串串的衣裤，换上了赛赛的汗衫、裤子。赛赛明显不高兴，嘴巴撅得老高。若是平时，她肯定会冲过来，从我身上把衣裳夺去。今天没有，今天我要去自己的母亲家，二娘肯定早就对她讲了，用带着威胁的口吻说今天你得让着阿舍子，惹哭了她回去给她娘说，若是她娘听到啥闲话，我砸断你的腿子。所以赛赛只是用眼睛

看着我穿上她的汗衫，眼里的火苗在呼呼地蹿，却被她一再压回去。赛赛眼睁睁看着我骑上驴，和她的父亲出了门。

赛赛一定也想出门的。她经常会跟着二娘出门，到她的外奶奶家姨娘家去浪亲戚。浪亲戚真的是很好很幸福的事。赛赛每当跟她娘从外面回来，兴冲冲的，不断炫耀，说她吃到了白面做的饭，而且是长面，还吃到了馍馍，还有其他的好吃的。总之都是些平日根本无法吃到的稀罕物品。赛赛偶尔也会分一点给我。可是，二娘家的娃娃多得挤破头，大家你哭我号，你争我抢，分到每个人手里的，仅仅是只能用牙尖尝一下的一点。深深的遗憾攥紧了我的心，要是我们的母亲也在，领我们去自己的外奶奶家浪，那会是多么惬意的事。哥哥在不远处看着，他已经是大大娃娃了，不会挤到娃娃堆里来抢那一点稀罕东西。哥哥的神色落寞中透着沮丧。我知道他其实很馋的。他也想尝尝好吃的食物。他会和我一样，想到我们的母亲吗？

临出门，二娘忽然拉住了我的手，二娘的手心潮乎乎的，我干燥的小手到了她的手里，觉得软乎乎的，被这种软和包裹着，就有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我感觉口干舌燥。我像一条游上旱滩的鱼，想挣脱这绵乎乎的手心，可是，我知道自己不能，不敢。我清楚自己此去，并不是永远留在母亲身边，而是像走亲戚一样，走走，浪浪。有一天，我还会回到这个家里，与二娘一家过日子，吃二娘挣来的饭菜，穿二娘缝的衣裳。所以我不能在临走得罪二娘，我还会回来的，再说，因为这样的事伤害她，我是不忍心的。二娘的脸上显出巴结的意味来。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意味会对着我，是我，而不是别人。真是太意外了。平时，二娘总是将笑脸，将笑眼里荡漾的巴结神色送给队长、会计、炊事员、饲养员他们一伙人。巴结他们，我们这样小的娃娃也会，也知道那是些不能得罪的人。队长掌管着一庄子人的生计大事。会计只要在我们劳动的工分本上稍做手脚，我们会面临很长一段日子的饥荒。二娘像众多女人一样，总梦想着有朝一日得到某个掌握大权的人的特别青睐。至少，她不敢将一张板着的脸对着人家。二娘只有回到家里，忽然就脾气暴躁起来，不时找机会打某个娃娃一顿。二娘从来不打我和哥哥。其实这远比打我们一顿叫人难受。打娃娃时节的二娘眼圈青黑着，脸色黄唧唧的，脸上的皮松松地垂着。她使劲的时候，那皮就一抖一抖地动，好像那不是一个人的皮肤，而是糊在墙上的一片牛皮纸，年深日久，糨子干裂，色泽暗黄



的牛皮纸就随风抖动。二娘狠劲地抡开巴掌抽打某个娃娃。二娘的五个娃娃都挨过这种巴掌。娃娃没命地哭，二娘忽然会停止巴掌，扑过去抱住娃娃颤抖的身子，有时候二娘自己也会哭起来。而每每这样的时侯，总是大家端着大小不等的碗吃饭的时候。二娘从伙房打来的饭永远是稀汤糊糊。队长的肥老婆做饭的情景我们站在远处看过，在烧开的水锅里，撒进一堆切好的洋芋块，有野菜的话也撒进去，然后撒把面，烧开了，撒一大把盐。一顿饭成了。大家拿着锅盆排队，挨次打饭。二娘把我们的饭菜端在一个瓦盆里，回来就用木勺给大家舀。大人每人一大碗，娃娃一小碗，外加半碗。我们等不及汤水变凉，就稀溜溜地吞咽下肚。肚子里强压的饥饿被唤醒了，急剧地折腾着肠胃。喝完汤，我们互相看着对方，恨不能连吃饭的家当也吞咽下去。稍一停顿，大家不约而同奔向瓦盆。盛过饭的瓦盆还静静躺在那儿。有人抢木勺，有人急得用手抓。盆底残留的一些稀糊糊很快被我们的手抓完了。大家舔着嘴角残余的一丝汁水，意犹未尽地互相看看，饥饿的意思流露无疑。二娘忽然就抓过一个娃娃狠狠抽打起来。巴巴的劝说是无效的，只能是火上泼油，好像是巴巴惹恼了她。她扔下娃娃，抓住巴巴号哭，骂出一些莫名其妙的话。这么多嘴，这么多嘴，你叫我咋养活，叫你当好人！叫你当好人！二娘的娃娃一起哭着。我和哥哥没有哭。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了，哭什么呢，再哭，也不会把肚子哭饱。这样的事情发生一回，哥哥就会很长一段日子显得闷闷不乐，吃饭的时候也不会争抢盆底的那点剩汤水，而是无声地舔碗，把他自己的碗舔了一遍又一遍，舔过三遍，放下碗出去了。脚步扑踏扑踏响动，找一点活干。哥哥是不会管我的。他知道我饿。我混在二娘的娃娃里，和他们一起抢木勺，争着抓盆底的残汤，大声争吵，互相大打出手。哥哥只用深沉的忧郁的目光远远望着我。

直到有一天，二娘又和巴巴打起来了。不知道二娘的哪句话戳疼了巴巴，巴巴忽然跳起来，扇了二娘一个大嘴巴。二娘扔了空碗，呜呜地哭着，说：“王二你坏了良心，瞎了眼，啥破烂也往家里收拾，你叫我跟着你受穷。”他们对骂的时候，我还和我的堂兄弟姐妹们争夺剩余的汤水。哥哥忽然一把抓住我的头发，把我扯出屋子。哥哥打了我一个嘴巴子。不等我哭出声，他自己倒先呜呜地哭了。哥哥说：“你是个吃屎的货，咱娘的脸都叫你丢光了。你能不能争点气。”哥哥的眼泪如蓄谋已久的洪水一样，决堤而下。他简直哭成了泪人。我抬头看看天上，

四月的天好明朗，庄稼的青苗在不远处发出幽幽的草味。世界上一切正常。可是，我的一向默默无闻的哥哥怎么了，怎么将巴掌抡到了我的脸上。

接下来哥哥对着我讲了一大堆道理。讲了什么，我一点也没往心里去。说实在的，我念念不忘的，是瓦盆底还有一点稀汤，现在肯定叫赛赛他们吃了。少吃那么一口，我会觉得一整天都是饥饿的，都处在深深的遗憾里。哥哥唧唧啾啾说了些什么，我吃了晚饭才隐隐记起一点来。好像说什么巴巴夹在中间受气，我们不能为难他，这不是我们的家，我们不能和赛赛他们争抢，等等。哥哥的话我很快就忘记了。呈现在我眼前的是大大小小一共九张饥饿的嘴巴。真正顶事的劳力只有巴巴和二娘。我们都还小。赛赛和哥哥只能算半个工。劳力少嘴巴多，我们只有挨饿的份儿。

饥饿是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让人一动也不想动弹，只想整天睡在一个地方，迷迷糊糊活着，却又无法安静地待着。大人出工去了，我们把家里可能藏有吃食的地方翻个遍，连柴窑的墙缝里也找遍了，什么也没有，有的只是几件破烂的衣裳，几双鞋子，几根木棍。我们知道有半袋炒面装在木箱子里。那是二娘陪嫁的箱子。一把大铁锁子牢牢锁在上面。我们将无数的手印留在木箱上，铁锁上，可是，终究没有勇气砸开铁锁。砸锁子的石头，窑门前就有一块，二娘冬天腌菜用的。那块石头，砸开这把锁，估计是轻而易举的事。可是，谁有这样的胆量和气魄呢。谁也没有，除非二娘回来，用腰上的那把钥匙打开来，给娃娃们一人分那么一点炒面。我们贴着箱子的边沿嗅着，像饥饿的瘦狗在嗅一截干枯的陈年老屎。可能这炒面放得时间长了，已经没有莜麦炒熟的那种浓浓的香味了，飘散出来的味道淡淡的，在鼻息里流淌。可是这已经足够吸引我们了，让我们长时间流连在箱子边，舍不得离去。

后来我们就离开箱子，到门外的地上去，找一些草根啊野菜啊一类的，充充饥。

在围着箱子打转，在地里寻觅野菜的时候，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一个地方——我们曾经的家，母亲和我们一块儿生活过的那个家。对于父亲，我一点印象也没有。我的生身亲父，他刚刚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就离开了我们，留下我们孤儿寡母。据说父亲在咽气之前拉着他的兄弟也就是我们的巴巴的手，死活不放，只是流眼泪。那一口气就是不断，巴巴哭着说大哥你放心，你的娃娃我会



收留的。我不会叫他们没家没舍的。

父亲这才慢慢松开手，咽下最后一口气。

母亲原本是不想改嫁的，她想把我们几个娃娃拉扯大再看情况。

是谁逼她离开这个庄子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的母亲人长得展脱，背粪的时候，队长亲自过来盯着过秤。队长指着母亲的一背篋粪说五十六斤。母亲再背一回，还是五十六斤。母亲回身看看其他背粪的女人，脸色渐渐绿了，就不敢再背了，装做肚子疼，到收工时，只磨磨蹭蹭背去一回。几个女人已经用别样的目光盯着母亲的脊梁看了。女人们用的是同样的背篋，别人是四十几斤，最多不会超过五十斤，队长居然给一个人接连称出了五十六斤。是秤出了问题，还是队长的眼睛有问题了？

后来，等到庄稼收完，进入冬天，我们的母亲就改嫁了，从王家坳嫁到了一个叫做李家梁的地方。李家梁的那个人用毛驴驮走了我们的母亲，同时带走的有我的大姐，哥哥和我留下了。大姐是准备给李家的大儿子当媳妇的。他们没有理由再带去我们两张吃白饭的口。李家听说也有好几个娃娃，日子想必不怎么好过。

母亲一去就像永远消失了一样，再也没有在王家坳出现过。他们带走了姐姐，这是人们看得见的，不知道大家看见了没有，母亲还带走了一样东西，我和哥哥的心。自从母亲走后，我的心悬在半空，总是无法落到实处。我看见我们的老院子被队里当了牲口圈，队上的牛和驴就关在我们曾经睡觉吃饭打架说笑哭闹的土窑里。我们和母亲一块生活过的土窑，就这样一天天失去我们留下的踪迹，变成粪味弥漫的牲口圈。我心里的那个焦急啊，真想不明白这些人为何偏偏要把牲口圈到那里，他们怎么就不想一想，那可是我们的家啊。要是有一天我们的母亲回来了，我们还会到那里过日子的。我深深坚信，我的母亲会回来的。总有一天，她会忽然出现在我们面前，用她粗糙的手心摸我们的脸，抱着我们在门口的土台上晒暖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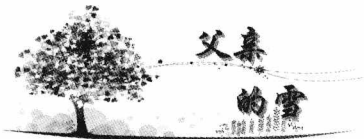
母亲却永远没有回来。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两个月过去。转眼到了第二个冬天。距离母亲改嫁整整一年了。就在我几乎不再那么急切地想着母亲的时候，巴巴忽然说明天带我出门，看我的娘去。

我看见了世界上最大的一场雪。出门的时候，雪下得正欢畅。大片大片的雪

花，起劲地落着。它们似乎想把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埋起来，埋在纯洁干净的白色里，让什么都是同一个颜色，包括高低起伏的山峦、蜿蜒曲折的山路，还有地面上行走的我，还有他。

他走在我前面。从一开始，这个人就走在我的前面。我们一直无声地走着。从出门到雪落了半拊厚，我们一直没有开口说话。其实自从母亲走后，我就变得不爱开口说话了。一来因为饿，饥饿让我没有多余的力气说话，尤其是那些可有可无的废话，还有，我发现离开母亲离开我们从前的那个家，离开那熟悉的氛围，我说出的话好像没人太在意。赛赛他们总喜欢围住二娘说：“我饿，我饿死了啊。”好像他们这样不停地叫就可以减缓肚子的难受。我不会这样叫唤的，二娘已经够烦的了，她亲生的几个娃娃已经够她受的了，我的轻微叫唤她根本无暇理会。再说，我能深深地感觉到，撒娇一类的话，只能在自己的母亲面前使，二娘不是我们的亲生娘，我们之间隔着一层东西。我慢慢学会了沉默，有什么都忍着，除了到瓦盆前争抢那点剩饭的事。我和哥哥之间也没有了说笑打骂。我们过去曾经那样地大打出手，为了一块馍，一个小小的玩物，等等，我们互不相让。我们唧唧喳喳，恨不能吵翻了头顶的天。母亲劳作之余，忙于调解我们的纠纷，气急败坏的时候她会捞根棍子追赶我们，棍子打在屁股上啪啪响。挨到棍子的人哇哇地哭叫。我们是那么伶牙俐齿。可是，母亲走了，我们可以肆意哭闹说笑打架对骂的家没有了。我们挤进了巴巴的家。巴巴的家对于我们，熟悉又陌生。我和哥哥像两个楔子，硬生生插进巴巴的家。巴巴原本和谐的家庭里出现了裂缝。是因为我们的插入而出现的裂缝。二娘的孩子一个个张着永远饥饿的嘴，现在忽然多出来两张同样饥饿的嘴巴。我们等于在巴巴家原本流血的伤口上又撒进了一把盐。对于我们的到来，二娘显得很矛盾，二娘其实是个心善女人，好多年里，她分给我和哥哥的饭量，不比她给自己亲生的五个娃娃的少；劳动的间隙里，为我们大家做布鞋子，一双手被针线磨得常年脱皮。二娘就是嘴巴不好，心里的气不顺，不断找巴巴的毛病，摔摔打打的，骂出的话里含枪带棒，我们终于听明白了，她是在抱怨丈夫，收留了我们，叫她原本艰难的日子更加艰难。在二娘家里，我和哥哥都变了，慢慢忘记我们以前的调皮，变得沉默，寡言。

雪花是一片一片落下的。风紧的时节，眼前一片白茫茫的，没有边际，路面早被积雪淹没。严冬的大雪居然不怎么冰，落到脸上凉凉的，只是稍稍一落，就



随风走了。雪花也在赶路吗，那么急匆匆的，她们是在寻找自己的家吗。她们有家吗？她们是否也没有父母，才在这么冷的天里出来寻找，雪花就不怕冷吗？一直响着的咯吱声停下了。停了一会儿，迟疑着，又重新响起。我不抬头看，我知道是那个人放慢了脚步，在前面等我。他总是走得很快，大大的步子，一步一步往前迈开，踏在雪上，发出咯咯吱吱的脆响。渐渐的，踏雪声变得沉重起来，给人感觉那双脚底有黏糊糊的东西在拖，步子就无法迈得干脆利索。他个子实在大得吓人。我母亲本来是个大个子人，与他站在一起，我发现母亲显得有点瘦小，简直就是个矬子。大个子在不远处停下了，背着手，抬头看天，同时咳嗽了几声，把一口痰吐在路边，雪白的地上顿时多了一团黄乎乎的东西，破坏了眼前纯白的世界。我磨磨蹭蹭走近前去。一上路我就有意与他拉开距离，一直默默跟在他身后，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这也是个话少的人，在他家的十来天时间里，我看出来了，他喜欢安静地不出声息地干活。在他的家里，他一刻都不停地干着活。大雪封门的那几天，别人都在睡懒觉，他谁也不支使，一大早开了门，刷刷地扫雪。雪下了整整一天，他也不停地扫了一天。母亲看着不忍心，说你缓一缓好吗，队上的活计干得还少吗，你想挣死啊。母亲的语气里有责备也有疼爱，我已经能感觉得到分辨得出了。我当时坐在他们的炕上。我坚持叫“他们的炕”。虽然从我一进门，母亲就说把这儿当成咱原来的那个家，不要害怕，但我还是固执地认为这不是我的家。我的家，我们的家，早在母亲改嫁的那天荒废了，破碎了，永远也无法重新建起。因为我和哥哥，我们共有的父亲离世了，所以当母亲指着站在地下的这个男人说：“这就是你‘新大’，快叫‘新大’。”我动了动嘴唇，他们以为我叫了，高兴地说好好好。他们哪儿想得到呢，我想说出的那个字是“不”。我想说不，他不是我的“大”，我的“大”早睡在坟院里了，睡了两个年头了。

我站住了。他站在路边，犹豫着，好像在等我。我就不喜欢他这种犹豫不定难以决断的样子。在巴巴家，我如果像他这样，优柔寡断，想好了才蹭到锅边的话，那点剩汤早就被别人抢去了，我只有饿着肚子遗憾了。这个人，白杨树一样高大的男人，在我面前总是一副羞怯的模样，这叫我感到不舒服，觉得别扭。我以前的父亲，我的亲生父亲，据说长着凶凶的胡子楂，说话声音粗大，动辄冲人瞪圆一双眼，像牛眼。大家敬他，也怕他。所以我一直认为真正的男人就该是他那样的。这个领走我母亲的男人，竟是这样一个面善的男人，我觉得母亲是不是



上了媒人的当，怎么能嫁给这样的一个没有男人模样的男人呢。

雪还在下。这是入冬以来最大的一场雪。在记忆里，我好像没有见过这么大，来势如此凶猛的雪。真的是大雪啊。雪落在我们的身上不见消，而是积攒了起来。我看见行走在我前面的那个身影渐渐变成了一个白色的雪人，只有裤子后衣襟等雪花无法站住的地方尚显示出来那是个真正的人，活动的人。他的肩膀胳膊全被雪埋了。头上那顶自己缝的狗皮帽子被雪覆盖，头就成了一颗雪头。在大雪覆盖的茫茫世界里，他的影子像个鬼魂，无声地挪动的鬼魂。我低头看自己，我的身上同样落满了雪。起一阵小风，雪花就扑进我的鼻子里，耳朵里，衣领里。雪花似乎在和我捉迷藏，冰凉中带着湿润的雪花，追赶着我，让我无处躲藏，无法躲藏。我的头重重的，是积了过厚的雪的结果。我们一直没有伸手去拍打雪。我没有，奇怪的是，他也没有。他一直走在我前头，没有回头，但他似乎看见了我失魂落魄的模样，看见我悠悠晃荡在漫天风雪中倔犟而委屈的脸。他没有拍打落在身上的雪，他和我，我们都变成了雪人。我们的脚上都穿着我母亲做的棉布鞋，是那种沉重的模样笨拙的大棉鞋。

要去看母亲了，我却高兴不起来。巴巴把我放在驴背上，他自己脚步扑踏扑踏地步行。巴巴是个嘴巴闲不住的人，用二娘的话说就是喜欢穷开心。去母亲家的路几乎全是山路，坑坑洼洼一点不好走，毛驴一颠一颠的，巴巴也一晃一荡的。巴巴对着一只飞过头顶的鹰唱起了歌儿，他是一路唱着把我送到李家门上的。和巴巴在一起赶路的感觉轻松又有趣，尽管我一路上并不轻松，我在忐忑不安地猜想着将要面对的环境和陌生的人。巴巴还在唱，不停地唱。难怪二娘噘着嘴说他们家都是被这个穷开心的人吼叫穷了，“把一点福气都吓跑了嘛”。正是这个穷开心的人，用歌声让我一路沉浸在遐想里，渐渐忘了顾虑，下驴后大大方方进了母亲家的门。

要是他也唱个歌子会怎么样？肯定能缓和一下这种紧张气氛。可是我知道是不可能的，他不是巴巴，不是巴巴那种睡梦里也唱歌子寻开心的人。他对我小心翼翼的，给人感觉他欠了我什么，一时无法还清，就处处留意，处处小心。他还不如他的那个大儿子。他的大儿子，也就是他先前那个女人生的娃娃，我倒乐意喊他哥哥。那是个喜欢用大眼睛愣愣地瞅人的男娃娃。我下驴时，就是他跑出来，把我从驴背上扶下的。没人的时节，他和大姐说笑。他和我的大姐，他们已经